



專文

更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四年的傳統詩稿本中，發現賴和二十多首的白話詩作品，我們知道賴和的新文學運動，起步相當的早，僅隔三年，賴和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發表的第一首白話詩〈覺悟下的犧牲〉，我們看見了賴和在新文學上的努力。

賴和對白話文的運用，遠溯在醫學校時期學過國語正音，廈門博愛醫院的那段期間可能亦學習過，此外從賴和藏書中收有〈小說月報〉、〈語絲〉等（此兩份雜誌，皆是帶動中國新文學運動發展的重要刊物），以及訪問賴和五弟賴賢穎得知，還可能是透過閱讀中國新文學作品而來。

台灣新文學是由白話文出發，賴和得風氣之先，將一九二〇年以後的文學理論，具體化地呈現出來，由他「打下第一鋤，灑下第一粒種子」。我們從他早期發表的作品，再一次檢討白話文使用的問題，可以肯定地說，賴和以他辛苦磨練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，加上不可或缺的台灣色彩，以作品更進一步帶動台灣新文學的風潮。舉例來說，在〈門閭熱〉開頭一段寫景的場面：

拭過似的，萬里澄碧的天空，抹著一縷兩縷白雲，覺得分外悠遠，一顆銀亮亮的月球，由深藍色的山頭，不聲不響地，滾到了天半，把她清冷冷的光輝，包圍住人世間，市街上罩著薄薄的寒煙，店鋪簷前的天燈，通融化在月光裏，寒星似的一點點閃爍著。

這完全是中國白話文的語調，由遠景拉到進景，然後帶入即將呈現的事件。賴和白話小說的描寫能力，已經相當成熟了。此外，賴和也一再運用福佬話、俗語、諧音使得全篇小說具有台灣地方特色。例如：

- 1、团仔事惹起大人代。
- 2、狗屎埔變成狀元地。
- 3、儉腸捏肚也要壓倒四福戶。

這使得賴和的小說更具親和性。然而由於語言運用的問題，賴和寫作的過程，極為辛苦。王詩琅在〈賴懶雲論〉裡，留下一則記載：

他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作家。每寫一篇作品，他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，然後按照文言稿改寫為白話文，再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。據說也有時反其道而行的。然而也因之他的作品也顯得十分工整。

這些話透露了賴和那時代的人，應用白話文寫作不是那麼簡單的事，賴和以些許國語正音的能力，透過了閱讀五四新文學作品，培育了中國白話文寫作能力，才能在台灣新文學的領域首先開拓，並得到廣泛而肯定的評價。

爾後賴和擔任《台灣民報》的編輯，以編輯者的身份介入新文學運動，對於文學發展的方向，更具影響力。賴和的編輯工作十分吃重，就如同在一片荒蕪的園地裡開墾，以便培養出各種奇花異草。楊守愚極為瞭解箇中甘苦，在他的回憶裡，留下了一段相當重要的記錄：

他當時幾乎是拼了老命去做這份工作的。他毫不珍惜體力的去一一刪改寄來的稿子，有時甚至要為人改寫原稿的大半部份。常常有些文章，他簡直是只留下別人的情節而從頭改寫過。

賴和的新文學活動，可以從目前可知賴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發表的第一篇隨筆〈無題〉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的台灣話文小說〈一個同志的批信〉（從目前已出土之楊守愚日記得知，〈赴了春宴回來〉為楊氏以賴和之名代撰的），前後約略十年。除了在一九三六年為李獻璋《台灣民間文學》作序，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，在《磺溪》創立廿五週年紀念號發表〈輓李耀燈君〉以外，賴和的文學重心，多放在漢詩的寫作上。這或許是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台灣總督府強制《台灣新民報》、《台灣新文學》廢除漢文欄，賴和又堅持用漢文創作，以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停止新文學的創作，以文化遺民的精神寫傳統詩，正是文化抵抗的姿態。由這個角度來理解賴和的新文學活動，更突顯出他所具有的特殊意義，但賴和停止新文學創作，是否尚有另外的因素，亦值得進一步探究。

賴和的作品是由現實出發，透過寫實主義與藝術的關照，深刻表現日治下台灣殖民地的眾生相，尤其是一群被壓迫的弱者，從而強烈地表現了「我值強權妄肆威」的時代，也傳達了「被侮辱人勝利基」的訊息。綜合的來看，賴和一方面從文化革新的角度，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（如〈門閭熱〉、〈蛇先生〉、〈未來的希望〉等），一方面由弱小民族抵抗的立場譴責統治者不義的法（如〈一桿「稱仔」〉、〈豐作〉、〈補大人〉等）。透過弱者、被壓迫者悲